

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对上海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CGSS2015的实证分析

谢嘉璇 丁佳英 张颖琳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通过分析CGSS2015年的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居民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收入水平与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都存在一定的影响。不同收入水平群体内部主观幸福感差异不显著,而各群体间主观幸福感差异较为显著。从整体趋势来看,居民主观幸福感在一定范围内与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而达到一定程度时其影响不再显著。本研究从经济和文化这两个重要的视角出发,试图挖掘出上海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差异背后的原因,进而在社会中实现个人存在和幸福的真正意义。

[关键词]收入水平;教育程度;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19.11.779

一、问题的提出

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由温饱走向小康。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物质财富的更加富足是否意味着更高的国民幸福水平?这成为当下发展阶段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总书记在报告中多次提到“幸福”一词,但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期、矛盾凸显期,人们容易产生偏激失衡情绪,会对个人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探索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建设美好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对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研究自上个世纪50年代左右在美国兴起,80年代中叶我国学术界对幸福感的讨论和研究逐渐增多。从心理学角度出发,主观幸福感是自我依据一定的生活准则对其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1],主要有三个特点,首先是主观性,即更多依靠评价者自己的想法;其次是稳定性,表现为对长期情感状况及生活满意度的测量且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值;最后是整体性,即综合性。

围绕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大体上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观幸福感本身的研究。邢占军^[2]对主观幸福感测量进行深入研究,并编写了“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及相关内容,他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被广泛借鉴。此外,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不仅在心理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焦点话题^[3],因此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具有其丰富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的研究则着重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因为主观幸福感是由多维度因素组成的,那么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也是多样的。Costa和McCrae^[4]认为人格因素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观因素中最为重要的。而段建华^[5]在研究中表明,社会关系、经济状况以及健康状况等客观因素也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边燕杰、肖阳^[6]提到年龄、社会融合程度和地位分化等也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原因。

本文从宏观层面的经济和文化两方面出发,选择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作为解释变量,研究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收入在改善人民生活之外,还会给人民生活带来诸多问题,那么它也会对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幸福——产生影响。此外,我国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提升作用逐步减弱,因此改善民生对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显著,其中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就是工作的重点之一。近年来,国家的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对于教育的投入也持续增加。但是,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居民不断提高的教育程度并没有对幸福感的提高有很大正效应,甚至出现了相反的结果,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探讨。

二、相关文献回顾

(一) 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纵观学者的研究,在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讨论中,大部分学者都赞同目前收入与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7][8]}。但Easterlin(1995)认为,收入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并非完全的正相关^[9]。此外,许多学者将收入分为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来进一步研究。朱建芳、杨晓兰(2009)以及罗楚亮(2009)^[10]的研究均指出,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即便控制相对收入后,其正相关性仍然较为显著。然而,更多学者认为相较于绝对收入而言,相对收入对幸福感有更大的促进作用。^{[11][12]} Ferrer-i-Carbine11(2005)^[13]更深入地研究了这种影响:绝对收入的增长对主观幸福感的增强在收入水平较低时能够起到更显著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就会弱化,此时相对收入的影响更强。^[14]

许多学者认为当社会中机会比较平等时,收入差距能够促进人们获得经济利益的信心,增加收入预期,有利于幸福感的提高^[15]。王鹏(2011)通过考察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后发现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倒U形,即一开始收入差距扩大,居民幸福感随之增强^[16];但当超过临界点后,收入差距扩大,居民幸福感减少。Graham和Pettinato^[17]则研究了收入变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他们从三个方面的因素出发进行研究:当前经济状况与过去的比较、经济状况预期以及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研究表明这三个因素都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国民幸福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正效应。^{[18][19][20][21]}

(二) 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教育不仅仅关乎个人能力的提升,还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但大多数研究将教育作为一个控制变量而非解释变量,因此专门讨论教育与主观幸福感的文献并不多见。由于经验数据和实证手段等方面不同,各项研究在教育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上的结论也有所差异,主要存在两种观点:教育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持正相关观点的学者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幸福。Albert和Davia^[22]发现,受教育水平高的

人有更高的概率获得好工作,主观幸福感从而得到提升。金江和何立华^[23]通过实证研究后发现教育程度确实会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并且除了直接作用外,教育还会通过收入、健康状况等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而D.O.Witter、W.A.Stock和Haring^[24]以及Gunatilaka等学者^[25]的研究则表明教育对幸福感有显著的负效应,他们认为原因有三点:首先是教育程度高并非代表生活满意度高;其次,教育程度高的人身上的责任与担当可能也更多;最后是教育水平提高所带来的个体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感呈倒U型,当居民处于低收入或者较高收入水平时,教育程度对其幸福感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26]

三、数据、变量与分析方法

(一)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对最新开放的CGSS2015的调查结果加以分析。该项目的数据来源于每两年一次对全国各地八万户住户的抽样调查,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连续性、全国性的大型综合社会调查项目。考虑到本研究内容涉及的因素,样本对象选择了年龄在18周岁以上、具有有效户籍、长期居住在上海市的居民,经过数据筛选、缺失值处理,最终得到502份符合条件的样本。

(二) 变量操作化说明

1) 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本研究将幸福感作为复合型变量,其主要由两个维度构成,即个体的生活感受以及在一定期间内的情绪状况。本研究通过因子分析方法,从幸福感多维测量的角度出发,选取总体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个体情绪构成幸福感的3个子变量,将其合并成一个数值型的复合变量:幸福因子得分。具体而言,总体幸福感操作化为“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回答选项为:非常不幸、比较不幸、说不上幸福与不幸、比较幸福、非常幸福,分别赋值1-5分;生活满意度是由“过去一年,您是否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以下活动-看电视或看碟、出去看电影、逛街购物、读书/报纸/杂志、参加文化活动、与不在在一起的亲戚聚会、与朋友聚会、在家听音乐、参加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做手工、上网、社交、休息放松、学习充电”这15项问题的回答通过赋值加总最终形成一个数值来表示,回答选项为:从不、一年数次或更少、一月数次、一周数次、每天,分别赋值1-5分;个体情绪操作化为“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率程度”,回答选项为:总是、经常、有时、很少和从不,分别赋值1-5分。

2) 解释变量

收入水平:收入水平在问卷中表示为“您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选项分为贫困、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6个等级。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在问卷中表示为“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包括目前正在读的)”,选项包含“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私塾/扫盲班、小学、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研究生及以上、其他”14个选项。

3) 控制变量

根据对幸福感的文献研究,除了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外,个体幸福感也会受其他变量的影响,例如性别、年龄等。具体而言,性别会影响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机会的获得,从而对幸福感产生影响。而年龄与个体幸福感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中年人的幸福感最低^[27]。由于配偶能够提供一定的社会支持,因此婚姻状况会对主观幸福感水平产生影响。工作经历及状况与个人和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有职业者主观幸福感普遍强于无职业者。在中国情境下,个体幸福感还有可能受到政治面貌这一特殊变量的影响。政治面貌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党员的身份可以帮助获得更多其他方面的有价值资源,这种优势会影响个体的幸福程度^[28]。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 回归分析

为验证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对上海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进行检验,并构建了四个模型。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Y = a + b_1x_1 + b_2x_2 + b_3x_3 + \dots + b_nx_n + \epsilon$

其中:Y表示因变量即主观幸福感,a为截距, x_i 表示自变量, b_i 表示对应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ϵ 表示随机误差。

模型1和模型2仅分别加入了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这两个变量,得出两者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两个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133和

0.110, 且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sig值小于0.05)。

模型3和模型4分别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增加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工作经历及状况这些控制变量, 结果显示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 (sig值小于0.05), 但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再显著 (sig值为0.064)。

综合模型1、2、3、4, 可知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是比较稳定且显著的, 但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存在不稳定的特征。(见表1)

表1 系数*

Table with 4 columns (Model 1-4) and 2 rows (B, Sig) for various variables like income, education, gender, age, etc.

a. 因变量\ : REGR factor score 1 for analysis 3

(二) 方差分析

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 本研究通过方差分析进一步研究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对上海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1) 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群体内与群体间差异

在方差齐性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均满足条件的前提下, 本研究通过LSD分析发现, 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 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平缓—陡峭—平缓”的趋势, 进而得出如下结论: 即中低收入及以下的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及以上的收入人群两大群体内部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并不显著, 但群体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见表2)

表2 多重比较

因变量: REGR factor score 1 for analysis 3

Table with columns for LSD, (I) group, (J) group, mean difference, standard error, significance,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2) 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非直线影响机制

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 在学历为大学及以下时, 教育程度越高, 主观幸福感越强; 但当最高教育程度在大学及以上时, 群体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并不显著, 意味着教育程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并非简单的直线关系。此外, 本研究还发现: 接受本科成人高等教育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接受本科正规高等教育的居民。(见表3)

表3 多重比较

因变量: REGR factor score 1 for analysis 3

Table with columns for LSD, (I) education, (J) education, mean difference, standard error, significance,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五、原因分析

(一) 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正向影响不稳定的原因

根据结果分析可以发现, 收入水平与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都存在一定的影响。传统经济学假说以及人们的基本设想都认为个人收入和主观幸福感往往呈现出一种比较密切的正向关系, 但是本研究所得到的实证结果却是: 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存在不稳定的特征。我们认为存在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 一些文献表明, 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仅有微弱影响, 个人收入对幸福感总分的解释率不足2%。另一方面, 地方的富裕程度也会对居民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与富裕程度较低的地区相比, 富裕程度较高的地区居民个人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会更微弱。

具体而言, 不同收入水平群体内部主观幸福感差异不显著, 而各群体间主观幸福感差异较为显著。各收入水平群体内部主观幸福感差异不显著的原因在于偏低的阶级认知, 以及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下不同阶级的幸福感追求。而不同收入水平人群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十分显著, 原因在于受到“相对剥夺感”的影响。不断扩大的高收入群体的优势地位与几乎不变的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劣势地位形成了巨大分化, 这种阶级分化的消极信号, 加重了个人不满等消极情绪。

(二) 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关系存在范围限定

除收入水平外, 教育程度也是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发现, 从整体趋势来看, 居民主观幸福感在一定范围内与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而达到一定程度时其影响不再显著。在个人层面上, 教育作为个体行动资源可以帮助实现个体目标, 进而满足自我期待, 提升主观幸福感。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拥有更多改变自己、获得成功的机会, 因而也就更加容易获得幸福感。然而随着学历进一步升高, 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再显著。学历越高, 个人对未来的期待越高, 理想难以实现时容易造成个人对现状的不满。而在社会环境层面, 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带来社会环境的改变, 获得更强的社交能力, 不断拓展社会关系, 使个体获得稳定的社会支持, 从而对个人幸福感带来积极影响。但是我国已出现劳动者教育水平高于岗位所需的过度教育的问题, 同时随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 收入效应不再显著, 也会对主观幸福感造成一定影响。此外, 还存在着接受本科成人高等教育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接受本科正规高等教育的居民的现象, 原因在于其自身质量和认可度都较低。

六、结语

每个人都怀有对幸福的向往以及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是否幸福也是衡量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与重要标准。通过以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为因子探究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来为人们如何提升主观幸福感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是十分必要的。使得人们能够根据自身条件认识和反思自己的生活, 找寻到幸福的本质和存在的意义; 也促进人们更加注重积极、稳定和健全人格的培育, 在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中激发自身的潜力, 培养感受幸福和创造幸福的能力, 在与社会的互动中获得自我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社会生活中的个人, 还需要面对应有的社会责任和问题危机。获得幸福生活, 不仅仅出于个体层面的需要, 还应当将个体放到外在环境之中, 通过与他人和社会的接触获得幸福感, 在社会中实现个人存在的真正意义。[30]

参考文献

List of references including works by Wu Mingxia, Ban Zhen, Song Haiyan, Costa P T, McCrae R R, Jian Jianhua, Bian Yanjie, Bradburn N.M., Ban Zhen, Easterlin R.A., Luo Bingliang, Andrew E. Clark, Guan Gao, Qian Xin, Fan Xin, and He Lishun.

[16]王鹏.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03):93-101+112.

[17]Carol Graham, Stefano Pettinato. Happiness, Markets, and Democracy: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1, 2(3).

[18]Diener E, Diener M, Diener C. Factors predict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nation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 69(5).

[19]Diener E, Fujita F. Resources, personal striving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nomothetic and idiographic approach.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 68(5).

[20]Robert A. Cummins. The Second Approximation to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Life Satisfaction[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8, 43(3).

[21]Peggy Schyns.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Happiness: 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Explored[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8, 43(1-2).

[22]Albert C, Davia M A. Education, wages and job satisfa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punet Conference, Colchester, 2005.

[23]金江、何立华:《教育使人幸福吗?——基于武汉市城镇居民的实证分析》,《经济评论》,2012(6)。

[24]WITTER D O, STOCK W A, HARING M J. Educ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J].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1984(61): 165-173.

[25]KNIGHT J, GUNATILAKAR. Gunatilaka. Great expectation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Urban migrants in China [J].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2010(38): 113-124.

[26]张学志, 才国伟, 收入、价值观与居民幸福感——来自广东成人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11(9): 63-73.

[27]Blanchflower, D.G. & Oswald, A. 2000,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Paper presented at NBER Conference, London, UK.

[28]黄嘉文.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一项基于CGSS2005的实证分析[J]. 社会, 2013, 33(05): 181-203.

[29]Tesch-Romer C, Motel-Klingebiel A, Tomasik M J. Gender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Comparing societies with respect to gender e-qualit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8, 85(2): 329-349.

[30]滕飞.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研究[D]. 东南大学, 2015.

项目基金: 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对上海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成果(项目编号X19247)

作者简介:

谢嘉璇, 女, 1999.7, 汉, 江苏宿迁人, 华东理工大学在读本科生, 主要从事社区社会工作、社会心理学研究。

丁佳英, 女, 1998.12, 汉, 上海人, 华东理工大学在读本科生, 主要从事公共管理研究。

张颖琳, 女, 1999.4, 汉, 山东淄博人, 华东理工大学在读本科生, 主要从事社会结构方向研究。

解析信息化教学在中职财会课堂中的应用

宋爱民

(菏泽信息工程学校 山东 菏泽 274000)

摘要 随着财会人员需求量的增多, 对其教育培训也在不断变化。中职院校作为重要的教育培训场所, 应结合现今发展需求, 改革和创新财会教学模式和方法, 提高人才培养水平, 确保财务人员的充足供应。文章就结合信息时代特征, 对中职财会教学进行分析, 并详细阐述信息化教学在财会课堂中的作用和优势, 以期为行业及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关键词 信息化教学; 中职院校; 财会课堂; 应用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19.11.780

信息时代下, 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并为各领域注入新鲜血液, 教育行业也不例外。在信息化技术下, 传统教学模式得到了创新, 解决了以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满足了素质教育的要求。

1 信息化教学

信息化教学是通过多媒体与计算机技术的融合应用, 创造灵活、多样教学活动的一种有效方式, 改变了传统语言教学的弊端, 增强了知识的生动性、灵活性, 让学生可以更加直观的了解知识内容, 激发学习热情。信息化教学是对传统教学的丰富与更新。另外, 信息化教学还构建了完善的数据库系统, 为教师提供更多教学资源, 降低了教学难度, 减轻了教师的工作压力。同时也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达到扩展学生视野的目的, 为专业综合型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2 信息化教学在中职财会课堂中的应用意义

信息化教学的落实, 是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多媒体技术等融入课堂教学中来, 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对中职院校财会教育实行改革, 使其更加符合现代化社会发展需求, 改进教育教学质量, 促进教育行业的良好发展。同时信息化技术的应用, 也可满足现代学生的需求, 灵活性和趣味性增强, 便于学生理解、记忆和应用所学知识,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优化, 为日后学生就业提供坚实保障。

2.1 有利于降低中职财会教学难度

中职院校财会教学的实践性和专业性较强, 再加上其知识体系具有复杂性和抽象性, 如果采用传统应试教学模式, 则会增加教学难度, 降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信息化教学则不会出现这一问题。其通过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 将复杂抽象的知识体系加以转化, 以动画、图片等多种形式直观展现出来, 便于学生理解和剖析, 大大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增强教学有效性。另外, 生动有趣的课堂知识, 也能够吸引学生的眼球, 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可谓是一举多得。

2.2 有利于增强学生动手实践能力

财会专业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 这样才能在日后工作中, 快速有效的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 保证数据核算的准确性, 减少偏差的产生。信息化教学的落实, 将实践能力培养作为重点内容, 学生需要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 学会熟练运用各种会计软件, 独立高效完成工作任务, 以加深学生对财会技能的掌握, 提升自身能力水平。再者, 信息化教学的落实, 也为中职院校考核评价体系的完善提供了依据, 准确了解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调整了教学方案和方法, 从而强化了学生的能力素质。

3 信息化教学在中职财会课堂中的应用

鉴于信息化教学的作用和优势, 在中职财会教学中, 应注重教学形式及工具的合理应用, 以营造愉悦的课堂氛围, 加强教学有效性, 加快财会课程的高效推进。

3.1 明确教学目标, 营造愉悦教学氛围

信息技术已成为我国发展及各项活动开展的必备技术。在教育教学中, 信息技术的应用为智慧校园的构建提供了坚实保障。中职财会课堂教学中, 信息化教学的落实应该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明确教学目标, 合理规划教学内容, 选用适合的信息技术及设备, 如多媒体课件、计算机设备等, 降低教学难度。二是营造愉悦的教学氛围, 增强教学趣味性, 激发学生好奇心 and 探究欲, 从而改进教学质量。

例如, 在教学中, 教师可结合教学要求, 利用信息系统对知识进行延伸和扩展, 拓宽学生眼界。教师可为学生选择一些实际案例供其解析, 学生所学知识有限, 在案例分析中定会衍生出其他内容, 学生通过提问和探究的方式, 即可实现知识的扩展, 同时也可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后, 按照教师布置任务完成实践操作, 做到融会贯通, 改进学习质量。

3.2 科学利用网络资源, 降低教学难度, 创新教学方式

网络资源是信息化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借助互联网优势开展财会教学活动, 一方面可丰富教学内容, 构建完善的知识框架体系, 一方面可实现技术的革新优化, 准确了解新型财会技术和软件信息, 促进理论知识与实际的融合, 增强教学效果。一些知名的咨询网站和上市公司信息网, 如中国上市公司信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耳熟能详的网站, 都可以随时查询到一些公报和财会软件, 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有关权力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数据和信息, 培养学生更加敏锐的财会管理眼光。

科学应用网络资源开展信息化教学, 能够降低教学难度, 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合理利用网络资源, 可为教师课件的制作提供充足资源, 便于教师更高效的开展教学活动。此外, 在信息化教学模式下, 传统被动式教学逐渐向主动式方向转变, 学生不再死记硬背知识内容, 而是开展主动探索, 利用互联网资源, 寻求问题答案, 从而加强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达到能力锻炼的目的。

3.3 建立财会模拟系统, 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中职财会教学对实践性和专业性要求较高, 为达到最终教学目标, 在信息化教学要求下, 中职院校应构建完善的财会模拟系统, 将财会所有工作内容融入其中, 并按等级实行系统模块划分, 如基础会计实训系统、会计财务系统等, 按照学生所在层级, 开展实践练习, 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财会模拟系统具有安装普遍性高的特点, 能让学生随时随地的完成实践演练, 这样既能避免学生在财会学习方面的纸上谈兵, 让学生学以致用, 又可利用先进的软件来完善学生的专业素养, 全面体现中职会计信息化教学的价值所在。

比如每年都会在中职学校之间举行技能大赛, 可在一定程度上考察我国中职财会教学的整体水平。在财会模拟系统中, 还可收录理念财会比赛内容, 让学生进行仿真练习, 或者也可将比赛内容作为考试习题, 考核学生技能掌握情况, 帮助学生找出自身不足之处, 了解日后就业工作模式及内容, 合理规划学习范围, 最终提高专业水平。

4 结束语

信息化教学在中职财会课堂中的应用, 为中职财会教学带来了创新和改革, 满足实践教学整体要求, 且锻炼了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拓展学生眼界, 丰富学生知识储备, 为其就业发展提供了帮助。同时, 在信息化教学中, 学生的解析、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得到增强, 逻辑思维得以构建, 满足学生综合发展要求, 有效提升中职院校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施怡辰. 论信息化教学在中职财会课堂中的应用[J]. 黑河教育, 2018, 000(005)

[2]叶颖. 浅谈信息化教学在中职财会课堂中的应用[J]. 科学与财富, 2019(17)